

毛绍平人生纪事

作者 毛绍平

出版策划：吴伟栗
作 者：毛绍平
编 辑：吴 垠
封面设计：施乐怡
文字整理：姚 瑶
企划设计：Janus Liang & 施乐怡
网 站：<https://glanz-verlag.com>
订购邮箱：services@glanz-verlag.com

1. Auflage 2023
Alle Rechte der chinesischen Ausgabe
© GLANZ GmbH
Talstr. 69, 60437 Frankfurt am Main
Druck: Hua Yu Printing, Foshan, Guangdong

ISBN 978-3-949697-11-1



9 783949 697111

陌墨人生

花甲一輪也志剛
夕陽萬海浪然休揖

塵世素欽仁靜
位可運躬善智流金

石鼓聲名士素
倚文學步古賢亦江塵

秋閑爽、樂美酒、三杯淡找佳
歲以壬寅二月電行平益



序

吾儿绍平，少时聪颖。年届上学，正逢“文革”非常时期。学业荒疏，光阴虚度。高中毕业，“老九”子弟，无缘继续升学。改革开放，其母提前退休，得一顶替名额，加入教师队伍。不久，由青田调到温州，后转教育行政部门。政事繁忙，仍无暇自学，直至 2015 年退休。退休后，自娱自乐，试笔写作。

三年时间，写就诗文章稿《人生记事》，十余万言。稿成，送我览阅，并囑于书前聊写数语。读后，甚为惊喜。诗词文章，有模有样。真情实感，词采富赡，可读性强。兹填《沁园春》一阕，以概其况：

八百年前，
先祖初基，
稼读远谋。
赏壶山都港，
松风涛韵；
绍平承嗣，
潮涌心头。
“文革”遭殃，
黉宫荒业，
弟子青春付水流。

难言语，
奈乖时逆境，
天不怜麻。

乐龄勉力勤修，
初试笔、
访师平仄求。
冀文章经国，
非君所虑；
粉榆情结，
刻骨千秋。
振绪凝思，
谋篇酌句，
写尽乡愁曲水悠。
诗文就，俱真情实感，
青邑温州。

八九叟毛政敏

二零二二年六月于温州乾乾斋

目 录

第一部分 童年	1
（一）大办食堂	1
（二）黄家地	6
（三）大田学校	8
（四）行走在大田至阜山之路上	10
（五）周宅祠堂	15
（六）阜山二三事	19
（七）粗粮充饥话当年	24
（八）灯	28
（九）怀念我的外婆	31
（十）青中梦	34
第二部分 少年	35
（十一）金银寺	35
（十二）初中同学叶明星	38
（十三）读小说与做戏	46
（十四）高中校园	51
（十五）高中老师夏式清	54
（十六）怀念郑景澄老师	56
（十七）基督老人李愉愉老师	58
（十八）山口剃头店	60
（十九）穿戴忆旧	63
（二十）骨牌九	67

第三部分 青年	70
(二十一) 大学梦	70
(二十二) 割柴	72
(二十三) 黄山屿种麦与种番薯	75
(二十四) 师友情深意长	80
(二十五) 四都港	85
(二十六) 苦涩的青春与纯真的爱情	87
(二十七) 抬新媛主	92
(二十八) 香烟和旱烟	98
(二十九) 要饭	102
(三十) 龙现游记	104

图片说明

第四部分 中年	105
(三十一) 山口小学	105
(三十二) 梦回下殿	109
(三十三) 情飞千丝	110
(三十四) 背钮珠	111
(三十五) 歌名串诗	119
(三十六) 友人申德	126
(三十七) 印石小记	136
(三十八) 老房子	137
(三十九) 镬灶	140
(四十) 调温州工作	143

第五部分 老年	147
(四十一) 致仕颐年	147

(四十二)	难忘三都驿道	149
(四十三)	少年朋友陈冠恺	156
(四十四)	欧洲集美	165
(四十五)	翰墨情	169
(四十六)	青田县水南区首届高中班同学会	170
(四十七)	访阜山陈钜鑫老师旧居	172
(四十八)	穿越呼伦贝尔	173
(四十九)	走过画画	182
(五十)	故园大田	185
(五十一)	寸草春晖	187
(五十二)	慈云安仰	191
(五十三)	大田圣岩寺	195
(五十四)	西北游记	197
(五十五)	最真的爱	207
(五十六)	西天游记	217
(五十七)	大漈游记	219
(五十八)	名画临习诗歌	222
(五十九)	忠义茶廊序	227
(六十)	龙井山记	228
后 记		230

第一部分 童年

(一) 大办食堂

大办食堂是1960年前后的事。我们大田也办过食堂，就办在新屋底（也叫林家底）。那儿有个林氏住宅，是大田最豪华的住宅。里面的“正大”屋有七八间，里外道坦，门楼两个：外门楼朝西，里门楼朝南。中堂后还有小花园和后屏墙，以及两米来高的外道坦屏墙。外墙面平整无比，好多石块都是相对而砌。侧面一望，没有一点凹凸。据说，这是当年青田最好的砌墙师傅砌的。过去，从四都到青田，都要从此照屏墙外经过，路人总会驻足，一看再看。这是农村第一风景，太绝妙了。此宅豪华，风水一流。林氏曾有贤士出任宁波厅官员，蜚声乡里。

大办食堂，就在此屋。屋正面的板障全被拆掉了，用来放桌子。厨房在上间，人们用“陶甑”烧饭。当时，我叔祖母也在食堂烧饭，晚上就睡在新屋里。每天三餐，群众都在食堂里堂吃，家里不准起火，也没有粮食。吃饭的情景，我如今已不记得了。

有一次，家里没有东西，偷偷地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点蕉藕的叶子烧来吃。我和大婆一起吃，但她身体很衰弱了，不知是否真的吃下去了。我是吃过的，但那感觉也早已遗忘了。

我大婆不久后就去世了，她的墓地在龙芝山，出殡按规矩要倒水。所谓“倒水”，也就是先倒着走回来，经过山龙头，横穿后半山，到达龙芝山。我与招存六七岁时都到过此山，还在墓地旁拾大人们打过的

爆竹、鞭炮。当年，我父亲在杭州读大学，不能请假回来送终，很是遗憾。

大办食堂的大田有个管理区，地址是上村毛荆湘的房屋，屋外有个石楼梯直通楼上。管理区相当于现在的公社或乡，管理周围的邻村。当年，大田陈志茂是管理区领导，他把邻村的青年集中在大田劳动，把大田的一些青年弄到山口的青田工厂里做工赚钱，别人都说他对本村人好。还有阜山周宅的周炎星也是管理人员，炎星儿子周利敏与我同年，曾一起读幼儿班，利敏的母亲周素梅是幼儿班老师，还有我同屋的孙苏叶也当过我们的幼儿班老师。

幼儿班办在“牌坊艳”开业的屋里，睡觉则睡在后大屋的政策屋里。那时读幼儿班的孩子，大概都是1953年至1956年出生的。如孙少球、毛冠伯、毛竹莲、孙玉茂、我等等。所谓读幼儿班，大概就是老师把我们看看牢，玩玩游戏，其它没什么事情。那时，前坦屋基里有滑梯与跳板，老师带我们去那里玩，玩得很开心。

据说，前坦屋基是早年毛家旧屋塌倒拆掉后留下的，我家分到一根大木柱，小时候一直横放在廊檐下当凳子坐，我们叫“木段”，无事坐坐闲聊，还坐在木段上可以“舂米”，就是把谷倒在捣臼里，用“捣米插头”把谷壳捣破，再用米筛、米枰把米与糠分离，米煮饭人吃，糠给猪鸡吃。木段还是我们全屋人一起吃饭的地方，每到吃饭时间，大家都在自己家里打一碗番丝饭，夹一点腌菜在番丝饭上面，端到夹檐头，坐在木盾上，大家一起吃饭，边吃边聊天，好不愉快。

记得童年时，大办食堂正值执行总路线，推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我年幼无知，更不能妄加评论，

只是写一些自己模糊知道的事情。

有一次，食堂聚餐，大家想要饭菜丰盛一点。于是，就派一批会钓鱼的能手到罗溪岭坳水库捕鱼。其他人我都记不住了。不过，印象中有一位年长的，叫石兰（名字是后来知道的）的捕鱼高手。他个子不高，长圆脸庞，头发都有点白了，还有长长的白胡须，手拿长长的旱烟筒。他去捕鱼了，捕到了一条又大又长的大鲶鱼。鲶鱼无鳞，皮肤特别润滑，手很难捏住。看着那大鲶鱼，我特别想吃，相信味道一定很好。可惜只是见它在“稻桶”里游来游去，根本没有机会尝到它的美味。石兰一家人后来搬到贵州去了，一直没回大田，祝他们阖家幸福！

关于集体劳动，我就记得一个落地式喷雾器：皮管很长，喷雾筒放在一条木板上。这东西由两个人操作，一个人前后拉动喷雾器，一个人拿着喷雾管在稻田里喷洒农药除虫，期望粮食丰收。但这种喷雾器太笨重了，不便操作，不久就被淘汰了。后来流行背在背上的喷雾器，轻松方便，农民喜爱。

想要刨番薯，需要用脚踏刨番薯机。番薯机有半人多高，放在竹篾上。人们一边脚踏番薯机，转动轮轴，带动转齿，一边把番薯放到上面进口处，边踏边放，薯丝就从下面的出口出来了。然后，把它们放到“晒笠”去晒，晒干收回，煮饭生火。这种番薯机也同喷雾器一样，不科学也不实用，刨出来的番薯两头尖，太细，不久也被淘汰了。

大田设有管理区，那里也是政治、文化、建设、生产的中心，各村的劳动力都来大田种地生产。建设也是大田领先，当年在上头圩殿上边就建造了一个火力发电站，青田县农村是最早点电灯的，真是破天荒。

全村家家户户拉起电线，买来了电灯泡。晚上电是来了，可灯总是不够亮，显得室内昏暗。后来发现，可能是靠人力把炭弄到炉里生火加热发电（详情不清楚），运作太缓慢，因此电力不足，电灯也就不够亮了。人们空高兴，没点几天就不发电了，还是照样点洋油灯。而洋油灯一直点到了1990年，大田村才真正点起了220瓦特的电灯。

1961年，我们村外开始造车路了。里面修到了冯垵对面的五里亭，外面修到了下陈后方降的凉亭，后方修到了降凉亭上面。还有下陈碗厂上面，下陈到大田下陈湾，下地沙地里，前山降朝冯垵方向，罗溪三渔屋旁往冯垵走的山坡直到五里亭，所有这些地方都挖出了一条很窄小的车路影子，沙地也修筑了车路路基。五十年代出生的，当年走过这些车路的人，都是知道的。

大田还沿大路边建造过畜牧场，有二十来米长。我没见过养牲畜，后来这些牧场房屋都当成住房分给四五户村民居住了。现在基本拆掉新建，只剩了最下面一点还保持原状。

大办食堂期间，青田来了一些苏联人，帮助建设新城镇。他们建有百货大楼、人民大会堂、西门山，这几幢房子。这些建筑均有苏联特色，唯有青田展览馆，挑角飞檐，斗拱曲栏，还保有纯粹的中华民族特色。这些解放后的建筑，开放后全部经历了旧城改造，无影无踪了。

当年青田还准备建造瓯江水电站，后来不知何故，没有建造成功。在造水电站时，青田有一批移民移到我们大田。这些人我都记不清了，只记有一位会镶牙齿的牙医也移来大田了，我们的房子里也移来一位老

太婆，住长间后面，我们叫她“长间婆”。

那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毛英兰，大家都叫他“曹操”，会做木工的，他们一家搬到了我家里住。有一次，“曹操”在屋后打死了一条小油菜花蛇，就把蛇烧起来吃。而且烧蛇是放在露天的道坦里烧的。先把蛇的头缚在柱子上，再用刀沿颈部割一圈，手使劲往后拉，把蛇皮蜕出来，蜕皮后的蛇白肉血丝，看着挺可怕的。蜕皮后就把它放到锅里煮，煮好拿出来把肉丝撕下，再把蛇骨扔掉。蛇骨不能随便扔，据说人踩进肉里去会很痛苦，且拔不出来，所以得妥当处理，当然也没见谁踩过。肉丝撕下来后，放在锅里，加进油盐酱油烧好，几个人围着吃，味道可好了，没吃到的只好口水往肚子咽。放在天耐下烧蛇，据说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家里烧，万一灰尘掉进去，会有毒的。这个好像没有验证过。二是，在家里烧有蛇味，会引蛇再来。这个似乎有点道理。

当时搬到我们这座房子的还有岳銮一家，岳銮这人瘦高瘦高的，青田话也叫“瘦长瘦长”的，大家都叫他“长能国”，他们住何洪清的房子。

这两户人家没住多久，都搬到畜牧场住了。

(二) 黄家地

1961年我七岁，随母亲郭松菊去了遥远的小山村——青田黄家地（又叫“双垟”）。那里有一所小学，校舍在一个寺庙里。前几年看《阜山乡记》才知道，那座寺庙叫双溪庙。记忆中，那庙刚好在两条溪的交叉处，怪不得叫双溪庙。

双溪庙前有座木板桥。记得那时，有位画画的林鉴勋老师拿着一枚放大镜跟我说，放大镜在太阳底下聚焦会产生高温，能点燃火柴，甚至还可以点燃木头。我很好奇，就拿着林老师的放大镜，偷偷地到厨房里拿来一根火柴，来到木桥上。我把放大镜直对太阳，适当调整。奇迹出现了，放大镜下面，有一个很亮很亮的点，我把火柴头放在亮点上，一碰就燃烧起来了。接着，我把亮点对着木桥，一会儿，木桥板也加热起火，一条细细的白烟冒了出来。当然，这只能是玩玩而已，我不会真的去损坏木桥的。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了放大镜的魅力。

庙左边也有条小溪从上而下流淌，稍上去一点，有座石拱桥，我还在石拱桥上拍过照片。那时的我穿着花衣服和花裤头，裤头还是开裆的。幼童不知羞，开裆更风凉。那时，还有两兄弟住在那附近，好像叫再猷、令猷。他俩很帅，是老华侨，听说后来到了国外去了。

林鉴勋老师很会画画。记得他画过穆桂英与杨宗保。画中的穆桂英还抱着杨文广，我至今记忆犹新，觉得画得特别好看。林老师后来到了县城画帘厂当画师了，还在太鹤山下小有名气。我结婚时，诚请林老师画两幅画送给我，给洞房增辉。他送了一幅仕女图，

一幅花鸟图。我如获至宝！在山村的洞房里，有此佳作，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可惜第二年火灾，房子与那画一起升天了。现在想来，那段时日真是“乐在天堂舒广袖，花香鸟语觅知音。”

林鉴勋老师住岭康村半山腰，我曾去过他的住处。他属财主人家，家中几代文人积德行善，名闻山村。林鉴勋老师是我幼年的偶像。我后来画画，就是因他而激起的兴趣。那时我只有七岁，从大田到黄家地有四十里路，不知怎么走过去的。有一次从黄家地回来，林老师把我送到了阜山，我一路上都坐在林老师肩膀上，青田话讲叫“骑马郎爽”。他把我送到阜山，我与林老师道了个别，他就独自踏入了外面的山路。

我为此赋诗一首：

小时远去黄家地，
嫩脚难行曲道长。
校立双溪孤庙宇，
师临六路各村庄。
模糊峻岭峰环翠，
俱忘清泉碧绕芳。
铭记先生图画妙，
秀才也会出山乡。

(三) 大田学校

大田学校就办在现在的佛堂里。它曾经是当地中心小学，也兼办过初中。当年的确辉煌过，但后来人员迁移外出，学生不多，便逐渐衰落，直至停办。故现在只见佛堂，不见学校。

学校旁边有一条从朱坑、砲头流下来的小溪。饮用水就在学校深处的溪水边。它独立积水，不与溪水混淆，因此干净一点儿。煮饭菜时，炊事员会到里面挑饮用水。有一年雨天，我去溪里钓鱼，从那水井旁经过。忽然，一条一米来长的乌梢蛇从山脚窜了出来，我被吓得半死，害怕极了，幸亏没有被蛇咬住，老天佑我，阿弥陀佛！

小溪外头有座石拱桥，连接了佛殿与佛堂。过去，这桥全是石块相拱而成，后来可能是怕倒塌，就用水泥再凝固住，并请本村陈开业写上了“庆福桥”三个金字，很好看。不过，水泥桥与石拱桥相比，还是石拱桥更好看一点。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小学办得最红火的时期，冯垟、罗溪、林山、朱坑、陈半山、下陈、朱地等地方的孩子，都到大田来读书，时称大田中心小学。教师有王旭度、徐明松、陈子青、周文琴、林孝元、林怀琼、徐瑾、朱尊然、郭姚珍等等。

林山陈半山的学生住校，睡在主楼右边楼上底退阁楼里，烧饭都在佛殿。佛殿用泥风炉烧饭，每个人自己用的是铜镬或铁镬烧饭。那时的孩子十二三岁就离开父母，外出求学，自己烧饭，独立睡觉，能力日益增强。孩子们真是好样的！

那时，学校的教室里有佛殿两个，佛堂三个，还有一个办公室。后来，佛堂下面盖了两个教室与一个办公室，基本满足了教学需求。佛堂下面的土地是我家的自留地，乌头那块地调换给我家了。以前，学校操场在校舍往下陈方向走的路上。那里有两个篮球架，后来此地变成了农田，操场便又移到了朝朱地方方向的沙地里。地面铺了些红黄泥，勉强能使用。

文化大革命很有意思，礼堂两边贴满大字报。有一张写着青田话的顺口溜：老师老师真奇怪，包庇女同学第一个，对男同学特别坏。真是搞笑，哭笑不得。

我虽然是大田人，却没有在大田学校读过一天书，小学、初中随母亲在阜山度过了八年。假期回来，我偶尔会与少年朋友到学校里玩玩，打打乒乓球等。

1970年，时逢教师回队，也就是教师要回到自己家乡教书。这时大田学校只有三位教师，毛政标，孙云标，郭松菊，也只教大田学生，因邻村也都有学校了。

后来，调来了林崇昆、金子民、徐瑾、陈苏民、季月琴、留焕波、林明超、周伯超、郑定岳等。这时，办起了初中班，周边也有学生过来读初中。

学校一去不复返，还原佛堂香烛亮。

(四) 行走在大田至阜山之路上

1961年下半年，我母亲从双垌小学调到阜山小学教书。母亲有时也带我去阜山玩，1962年下半年，我就正式在阜山周宅小学读一年级了。

于是，从大田至阜山之路，我从八岁走到了十六岁，从小学走到了初中毕业。

从大田到阜山，有二十五华里路。到小令十五里，爬山过溪平平过，小令到阜山十里，全部是岭叫皇天。从大田起步，经过罗溪山路，再过冯垌水路。我们常经过罗溪，登上五里亭，那亭里有一寺庙，我叔祖母的亲戚锡岩、正梅住在里面，我们经过那里，因爬岭费力，会到里面歇歇脚。庙外面有两口水井，里井饮用，外井洗漱。我们爬岭累了，就拿个瓜瓢，在里井里舀一瓢水，叽里呱啦喝下去了。没什么大事，就是会生蛔虫，买点宝塔糖吃进去，拉出一大串的蛔虫，也不觉得恶心。

歇力之后，就向下走，下去路两旁，都是坟堆。从前坟堆旁蛇最多。三月三蛇出洞，九月九蛇归洞冬眠。我们下山，时不时从路旁窜出小花蛇，大部分是“无毒油菜花”，也就是：不含毒性得菜花蛇。它们越过眼前，虽然无毒，也让人吃一惊。小时候，我记忆力很强，上次见过蛇，下次以为蛇还在，心惊胆战。

前面讲到过“曹操烧蛇”。我在农村没有吃过蛇。来到温州，聚餐时吃过，叫什么椒盐香龙，一段段三角形的，金黄色，在盆子上围成一圈，私下要不说这是蛇，天都不知道。蛇肉味道真好，酥香松口，不过也是动物吃动物，世间食物链，自然没办法。

来到岭脚面前是小令到仁庄的小溪。从这里到小令有山路与水路。山路不过水，水路走汀步。我们喜欢走水路，因为路平。山路要上上下下。

经过外半坑，外面的寺庙基本塌倒了。文革期间，许多寺庙都风雨凋零，摇摇欲坠，只有荒草，不见香火。此庙现已重修辉煌，香烛兴旺。庙前建一外婆桥，后知是我高中同学陈菊均与丈夫捐款建造的。真是大慈大悲，功德无量！仁庄文人徐怡君老师专题撰写《外婆桥》，歌颂其可歌可泣的功德。

仁庄半坑有外半坑和底半坑，走水路要经过四个汀步。有一次走到外半坑，我肚子很饿了，就忍不住跟妈妈说：“我很饿。”那时，周六回家返校，偶尔带少量面干到学校，凑巧充饥，刚好这次带了。于是，妈妈把我带到一农户家里，跟一妇女商量，请给烧点面吃吃，那妇女人好，二话没说就同意了。于是把面干放到开水里煮，仅仅放一点盐，其他油、香料全部没有。肚子饿，一碗咸面，味道极好，两三下就吃好了，继续赶路。

走过半坑，里面一段路靠山边，路下是小令溪，这段路很偏僻，一个人走有点怕怕的，路边一有什么声响就会毛骨悚然起来，以为什么坏人或蛇兽出来。这段路中间有座“双个洞桥”，通往石砬、南木宕、麻坑、半岭、洞桥、岩下，翻过山还有孙山、横路，里面还有很多地方……

双个洞桥是过去我们四都里有名的拱桥，石头双拱，左右相称，别致有趣。溪水从桥洞悠悠流过，溪水潺潺，伴着山中鸟鸣，便是一首优美的山林合奏曲，分外动听，令人无比享受，比城市的车马喧嚣、震耳叫卖不知好听多少倍。自然交响曲，有钱买不到。

遗憾的是，2016年，一阵叫“鲶鱼”的台风袭来。洪水泛滥，势不可挡。这座美丽的双个碇桥被洪水无情的冲走了，再也看不到那美丽的桥姿，令人无限怀念……

来到小令，村口同样有一座高大的石拱桥，别有风姿，另有趣味，这里也是乡村靓丽的风景线。那时候，桥的一头有小亭子，住在小令孟光的爷爷奶奶在亭子里烧点心，泡油条卖给路过的客人吃。他们的生意一般，只是赚点小钱。就算客人不吃点心，他们也总是热情招呼客人坐坐，歇一歇，免费倒点茶水给客人饮用。行善处世，修行修心。这里乡村美，民风好。

碇桥往里没走几步，靠路后的就是小令小学。七十年代，这里也办过初中。记得学校是在稍高的半坡上，进校门要沿着一条横着的台阶上去，左拐是天井、礼堂、戏台，母亲带我只走过一两次，印象比较模糊。那时走路，总是走走歇歇，慢慢到达目的地。老校长陈耀琪老师六十年代在此校当校长，1970年教师回队，他就到山口小学当了校长。我们来到小令小学，陈校长总是很亲切很热情，笑嘻嘻地招待我们喝点茶水，歇一歇。他们大人念念国家大事，聊聊乡村风情，而我年幼无知，在一旁“水鸡听天雷”，完全不懂。

小令过去是公社，又称小令公社、孙山公社，现在并入仁庄镇了，变成了自然村。从公社变成自然村，我开始心里难以接受，然而时光会消磨多情伤感，后来内心便慢慢自然愉悦了。

当时，小令公社也是行政文化经济中心。在小令小溪旁边有一个供销社，里面有两个男售货员，其中一个就是与我同屋的大田人何建海兄长。我有时经过那里，也进去靠着柜台边问声“建海哥好！”话语不

多，乡情很浓。他后来调往了山口法庭所属的青田法院工作，退休后还积极调解民事纠纷，解决了好多难解的家庭纠纷，受到政府官员与老百姓一致赞誉。大家都说他：“群众有难事，就找何建海，经他一调解，双方笑颜开。”他真是调解能手！百姓都拥护他。

走进供销社小院，你会看到路前的栏槛。那里是供人休闲看风景的。近处溪水悠悠过，远处青山眼前收，一派迷人景象。有位徐建雄老师，他家就在此处。

徐建雄老师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分配到阜山小学教书的。小令还有徐慎老师，也在阜山小学教书。后来徐建雄回小令、仁庄教书，当专干，待人和蔼，见人笑颜，兢兢业业。我大约1980年前后去了阜山，路过建雄老师家，见门口贴着红对联，端庄的颜体字，墨香悠悠，引人注目。这是他儿子迅雷的墨迹。二十一世纪再去阜山，见小令村立了一口牌坊，正面横额对联也是迅雷的手笔，背面的墨迹则是孟光书写的。山乡虽小，文人辈出，声誉乡里，光宗耀祖。迅雷后来弃政从文，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并担任《杭州日报》首席评论员，文馨西湖。

走过小令十五里，山路蜿蜒，高岭难登。

不知多少岁月以前，劳动人民就用智慧和辛劳，在各个村庄之间建造起石头铺成的简易小路，方便路人行走，从小令到阜山，沿山修造逶迤石级，阶阶向上。登高甚是吃力，一边行走一边气喘吁吁。秋冬稍好一点，天气凉快，消热除燥，夏天就不一样了，烈日高照，酷热难当，加上步步向上登攀，汗流浹背，特别吃力。为了人们省力一点，这条岭就建了两个凉亭，叫“下个凉亭”和“上个凉亭”。来到“下个凉亭”，肯定要休息一下，亭下边正好有一个可以直接饮用的小水

坑。水是从山上石缝中渗出来的，比较干净。旁边小溪涧则只能洗洗凉，不能喝。坐会儿，看看远山风景，喝点水，缓解炎热口渴，过一阵儿便可以继续向上了。来到“上个凉亭”，同样可以休闲一下。人们总是很聪明的，两个凉亭旁边，都建一个简易厕所，一可方便行人，二可直接追肥旁边的梯田。路人感激，庄稼欢笑，人与自然乐陶陶。

“上个凉亭”的上面，是之字形盘旋的石级，特别陡。走那一段路是最后的冲刺，我们咬紧牙关，挺住艰难，走完了这最后一段最高的山岭。

来到山顶，吁了长长的一口气，颇有丝丝用力后的快慰。回首远望，小令溪两边的山脉一直延伸到仁庄，再左右延展，绵延成四都港的山脉。站在山顶，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大田门前山的白岩与山顶及后方坑的山峰。是啊，行路虽难，但转瞬间，碧空即在眼前。

(五) 周宅祠堂

1961年，我母亲从双垌小学调往了阜山小学教书，刚开始是在金银寺任教，1962年就调至周宅小学了。我在阜山与王费潭和陈冠恺同读二年级。那时是母亲教我，教室就在四合院右后方。我当时虚岁七岁，还未正式读书，母亲把我带来阜山玩。上课了，她顺便把我也带到教室里去，就坐在冠恺旁边。时光流逝，这些年，我对冠恺兄的评价是：为人处世是精英，积德行善最聪明，生意兴隆天客隆，天道酬勤阜山兄。

周宅祠堂没有“三味书屋”名气大，却有于右任“叙伦”高高挂。当年我读小学与初中，在此整整住过八年。

毛泽东时代，祠堂庙宇都办学校，周宅祠堂也一样，时称阜山小学分部（本部金银寺）周宅小学。学校没有校长，由金银寺小学校长裘丽素统一领导，只有分管教学的留焕庭任教导主任。学校有政治教师郭汉周、音乐教师陈恺，还有教语文和算术的姚建新老师、张秉和老师、郭松菊老师、周玲月老师，后来还有陈焕令、章岳锦、应自立几位老师调来教书。

留焕彪老师喜欢象棋，晚上经常与陈洪生老师对垒。陈洪生老师不知在哪里任民办学校教师，每每回陈宅，路过周宅祠堂，就要和留焕彪下象棋。在风罩灯下，二人下到三更半夜，有时下到凌晨三四点钟，陈洪生老师才回陈宅。

陈焕令老师教我第七册，教一个学期就回青田了。他很英俊，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记得冬天老师写成绩单，就是在周宅祠堂前面花坛里，冬阳斜照之下。我读书蛮好的，陈焕令老师给我写成绩单时算是特别

认真了，字也写得特别漂亮，内容全部是表扬。这使我终生虚荣，自以为是。恩师的鼓励，会使少年如朝阳升起，受益一生。

陈焕令老师离开学校时，送我一本学生字典。在1967年，那是非常奢侈的学习用品，我视为珍宝，常用常思恩。有意思的是，从青田县城传来消息：陈焕令成了工农兵，同班同学就把我的学生字典抢去撕了。世间荒唐事，常令人忍俊不禁。

应自立老师刚到学校时，挑着的行李里头有一把二胡。我心想，这位老师不简单，会拉琴。音乐，无论是维也纳金色大厅的交响乐，还是山村琴箫的采茶调，都是极高级的美好享受。孩提时的我，曾经听过应自立老师在周宅祠堂里拉悠扬的二胡曲，那乐声温柔至今。

周宅祠堂坐东北朝西南，有三并门，中门封闭，门后是戏台，出入走左右门。门外左右有半圆围墙，围墙内曾种过花草，小小花园，温馨可爱。左右围墙当中有一无门的出入口。

大门内，院当中的戏台朝着东北方，戏台前是天井，天井的位置有一水井，供老师与村民一起饮用。

天井里面是正厅礼堂，当中有四根大方柱，传说木匠经过三方三圆做成现在的形状，可见原木之大。正厅上面现在挂着的是“叙伦”匾额。当年，那里挂的是生产队给牛吃的番薯藤叶，那是我们学生开会与上体育课的场所。另外，“里跟班房”“相滚柴”“踢岩”“老雁塌鸡”“鸡母闯卵”等等青田儿童游戏，都在这里玩耍。

礼堂后面有小天井，天井左右各有一棵八月欧，

树一米多高，花白色，八月花开香满堂，摘一两朵放在小瓶里，安置房间里，那叫一个真香，远胜现在的人造香。

小天井最后面还有间教室，教室两头有两个小间，那时叫“地魑间”，说有地魑，人看不见它，它却可看见人，深夜还会来抓人的。母亲当老师，每周都有一两晚去金银寺开会学习。当时十来岁的我，晚上只和一个比我小五六岁的幼儿及一个炊事员，睡在空大的祠堂里。祠堂破旧阴森，真可怕，一有声响，就以为地魑来了，令人毛骨悚然。此乃童年亲身体会。“吓一吓，大一廓”，余身体健壮，想是当年吓出来的。

学堂是祠堂改造而成的，其教室不伦不类，只能将就。每个教室只放两排简易课桌。课桌只有桌面一块板，下面连着几条横竖木头。书包单肩背，到了教室，就挂在桌横头。也有聪明孩子拿来稻杆绳，在桌下横档上来回绕几下当桌板，书包也放在了稻杆绳上面。

祠堂右边是山龙，那里是高出祠堂半截的一块平地。农忙时，农民晒谷晒番丝，农闲时，我们上体育课。当时请做木老师用树木做了个半篮篮球架。地不平整，球一拍不知去向。山龙一头有棵珠树，珠可煨着吃。农历九月，珠熟。乡人说：九月九，珠开口，九月廿，珠大显。我们打珠，一用小木棍，用力甩上珠树打珠；二用四五十公分长的番薯藤，头上扎一小石头，甩到珠树打珠。还有在深夜用手电筒或起大早到珠树下寻珠。寻到一粒珠，可高兴了。贫困时代，有一粒珠吃吃，香甜可口，饥饿的肚子满足不已，简单的脑瓜欢欣鼓舞。

夜晚的山龙，经常有个乡村音乐人周丁在演奏音乐，那是三弦传来的声音，太美妙了。在农村，只有二胡、笛子，其他乐器少见。他会拉琴，曾经是农村剧团拉

主胡的，算是个音乐天才。真不知他那弹三弦是怎样学起来的。夜深沉，音悠扬，飘荡在旷野间。野兽都很乖了，听痴了，入迷了，也不出来偷鸡摸狗了。

山龙前面是桥楼，桥下溪水西流，流到西溪坑，汇入青田小溪，奔向东海。桥楼没楼，上有瓦檐，左右则是栏槛。夏天，无论是中午还是傍晚，都有乡亲坐栏槛里乘凉，谈谈天外、天内、早年、时下之事。桥下溪水西流去，桥上笑语伴水来。

童年童情，记忆犹新。生命能有几分之几，深深烙下岁月的光景。周宅祠堂，皆铭记在心。

诗曰：

碧环玉带好风光，
周宅宗祠学习忙。
上课傍山观翠滴，
游嬉依水望穹苍。
桥楼耸立云杉挺，
天井飘飞月季香。
不识书文多少字，
人生之路此开航。

(六) 阜山二三事

离开阜山五十几年了。小时候，我在阜山度过八年，多才多艺的老师，商业文化的王费潭，赞化调元的斋堂，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我在周宅祠堂读小学，在金银寺读初中。那时的老师，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永不消逝的美好印象。他们多才多艺、能说会道、吹拉弹唱、挥毫泼墨、语算音体，样样精通，令我羡慕至极。这才是华夏的师道，儒家的传承。至今我还写写毛笔字，那便是从小恩师的熏陶。可谓：见贤思齐，受益一生。

不少老师喜欢吹拉弹唱。音乐老师徐慎，领唱国歌是那么的雄壮豪迈，令人震撼；《远飞的大雁》是初中语文老师陈钜鑫教的入学第一歌，他还教我们唱《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那些年月，我们也演唱过革命样板戏；陈渔光老师拉的胡琴萦绕校园，琴韵蜚声中外，至今依然悠扬动听。

再来说说文体书法。常言道：一手好字，一人门面。周梧庆、陈钜鑫、陈凯等老师的字，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们的字，传统又端庄，老师、学生、百姓都羨其才华，赞叹不已。

还有就是运动。在四合房旁的操场上，老师们生龙活虎、你追我赶，打篮球那一刻，他们挥洒着灿烂的生命。提起打乒乓球，几乎每个老师都会来几下。饭后课余，老师们就在校园天井后放两张乒乓球桌的小礼堂里搏击几回，焕发青春。有意思的是，有位张老师，无论打篮球还是乒乓球，出球一下，就用小手臂拉裤腰一下，我们总以为他的裤子是穿不牢的。还

有曾绍诚老师的敏捷干练，周运和老师教我们的体育技巧，均让我记忆犹新。

阜山商业中心有个王费潭。我住周宅祠堂时，经常去王费潭供销社买点东西或玩具，比现在逛超市更有欲望，因为没有钱只能看，只有看看就是种享受。而现有点钱却不想买，年龄渐长，欲望却逐减。供销社里分三块，一是剪布的，二是百货，三是酱油盐海带等。剪布与百货是一个年轻姑娘经营的，酱油盐是一个姓周的后生经营的。记得卖酱油盐上面的栋梁上，还挂着一圈圈盘起来的腹蛇干，只见终年挂在上面，没人买，也不知有何用。

供销社下边是饮食店，饮食店经营粉干面、面食（如：馄饨、大饼等）。有两位厨师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一位是周吉平同学的父亲周绍斌，手工打面食技术一流。他打的面食又薄又润，吃起来特别有味道，记得是一两粮票，一毛三分钱，便宜又好吃。另一位是做大饼的康生老师，个子矮矮的，胖乎乎的，大饼味道不错，想想还让人流口水。饮食店隔壁有个家连店，是王凌宙家的连锁小商店，凌宙的奶奶白胖胖的，人们称呼“温州能”，见人就眉开眼笑，很有福相。裁缝社办在供销社上边，朱冠保的父亲当社长，个子高大，人们拿着一点布料去裁缝社里做新衣裳，也是开心之事。当时的仓库，是在王费潭村边，库前就是田野，工作人员就一个男士，叫什么雄。而且就是卖谷，也不知怎么卖了，很少有人去买的，我记得曾和母亲一起去买过一两次。理发店在供销社对面，过桥就是，理发师有两个，是父子俩。

童年在阜山，我还听过“王飞潭”的故事，简单说来大概是这样的。刚开始，敌人进攻王费潭，王费潭的王安排盲人当前锋，盲人在前面什么也看不见，

勇往直前，打得敌人屁滚尿流，大获全胜。第二回合，王见盲人吃力了，就安排其为后锋，前锋是“光眼人”，盲人出击依旧，勇如以前，拼命抢杀，把自己的人全杀了，敌人反击，王费潭输了。王对天长叹，聪明反被聪明误，天休我也，一气之下，跃身飞潭，命归西天。为纪念一朝地王，取名“王飞潭”，后文人谐音王费潭也。

王费潭，青田话又称“华书潭”。华人喜读书，玉带相陪伴。民国将军陈瑛华便是书潭人，聪明过人，文武双全，曾经是张学良的德语家庭教师。他回乡从军，兴办阜山中学。青田解放前后的好多文人都是阜山中学（原称简易师范学校）毕业的。特别是解放后的一批青田教师，好多都是阜山的学生，为青田的教育，青田的人才，付出了毕生的血汗，功德无量，流芳千秋。1991年，王费潭的乡贤千方百计挖空心思，通过各种渠道，弄到张学良亲手写的“阜山中学”四字墨宝，乡人喜出望外。这无疑是乡村的莫大荣耀。再回首，感慨华书潭的陈瑛先知觉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赞化调元的斋堂坐落于眠牛山麓，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是丽水地区规模最大的寺庙。主要供奉白衣丞相李泌，当属道教场所，但同时也供奉佛祖。当年至今，一直是浙南大地善男信女的拜佛圣地。有古代文人雅士的墨宝，有现代高官骚客的笔痕，威灵显赫，翰墨飘香。

再来说说牛皋卖的膏药。每逢农历二月十九前后，阜山斋堂是最热闹的，青田周边的佛人商人艺人百姓都赶集阜山斋堂，有拜佛的、做戏的、卖农具山货的、做把戏的，其中做把戏的牛皋卖膏药我记忆犹新。

农历二月十九，天气尤寒。只见牛皋先敲着锣，

百姓慢慢围成一个圆圈，童仔佬总是拼命往前钻，怕看不到。牛皋把衣服一件一件脱掉，最后光着身子，腰部紧扎一条带子。开始武工了，他先搞点口水，喷在手上，握紧拳头，左右拳使劲打击自己的胸部，只见他胸部渐渐红起来，身上也有小小汗珠冒出。人渐渐围多起来了，牛皋就做了一些刀砍胸部、手臂砖头等功夫。最后拿出牛皮膏药，一边吆喝一边说大话，祖传秘方，功效无边。大人有人买了，有人走了，童仔佬看看功夫就过瘾了。（后来据说卖膏药的是牛皋儿）

阜山情（青田话歌曲）

谱曲：付 林

填词：曲 水

演唱：绍 平

阜山的水，阜山的山，
阜山有我快乐的童年。
买货供销社，吃爽饮食店，
溪水往西边中央飘玉带。
高山风光好，钟灵育群贤，
大岭后名扬全世界。

阜山的人，阜山的天，
阜山有我快乐的童年。
读书金银寺，游戏安店街，
老师真善美学生最崇拜。
高山风光好，钟灵育群贤，
大岭后名扬全世界。

阜山的佛，阜山的殿，
阜山有我快乐的童年。
牛皋真本事，丞相特别显，
二月十九斋堂爽歪歪。
高山风光好，钟灵育群贤，
大岭后名扬全世界。

(七) 粗粮充饥话当年

过去的岁月，粮食分细粮和粗粮，细粮是大米，粗粮是番薯、洋芋等。细粮少，粗粮多，番薯满仓，稻谷一角。

平时，早晚餐吃番薯饭，中午吃稀饭。吃番薯饭，是当年的主食，先用四分之一或多一点的大米下锅，加水烧开，停火让米膨胀一下，接着把米用“镬戳”或锅盖推至一边，另一边放下番薯。多是番薯，米很少。烧熟后用“镬戳”或“饭撬”把番薯“掘掘细”，加少许的米饭混起来，盛在碗里，中间高，周围低，叫“番薯饭”，天天配腌菜。这是当年吃得最多的，时间吃得最长的伙食。那一点点白米饭，总是留给最小的孩子吃，因为最小的孩子最“值钱”（宠），番薯吃不下，又怕饿了。稀饭，青田话讲“拔粥”，米不多，稀饭总是很薄的，人们常说，吃稀饭，“一泡尿拉掉就饿了”。因为吃番薯配腌菜，肚子里没有油水，饿得快。

关于吃饭，早年有一俗语：一碗读书相，两碗做师艺，三碗种田将，四碗蒙傻子，是很实在的写照。

我八九岁时，跟母亲在阜山周宅祠堂里念书。每餐两三两米下肚，菜干配配，肚子整天都是很饿的。

晚上，还是小童的我总要早点睡觉。可是，饥肠辘辘的肚子，很难入睡，闭着眼睛，听大人们说话。夜深了，大人们同样肚饿，于是，就烧点心吃，没有粉干面，就是焖饭吃，每人三四小两“韧秋米”焖饭，早年阜山那种暗红的“韧秋米”，饭焖起来吃，很甜渗。等饭快焖好了，实际我没睡着，于是，说要尿尿。可怜天下父母心，看我醒来，也把那“韧秋米”分点

给我吃，只填一个肚角，但比饿舒服多了。

农村过年，正月初一至初五是不吃番丝的。于是，过年时就炊一些番丝糕吃吃。家里烧些很旺的白粥汤或山粉糊，把一块块番丝糕放在白粥里浸浸热，与白粥一起吃下去。一是说明不是吃番丝，是吃糕。二是白粥吃不饱，番丝糕吃下去，燥货耐肚吃饱。

正月到亲眷家里拜年吃点心，每碗点心上面是粉干或面，还有油枣果豆腐枣等，下面是一两个猪蹄。客人只能把上面的粉干面和油枣果吃掉，猪脚盾是不能吃的，要留给主人。因为每户人家没有很多猪脚盾，几盾猪脚盾要招待正月来拜年的全部客人。所以猪脚盾烧点心烧过烧，上个客人吃了下个客人吃。看看猪脚盾，可望不可及，口水流流而已。

此文发到微信群，引发友人回首往事，笑话连篇，现转如下：

青田小令好友徐孟光先生说：“我家住小令村，我的大祖母一个人住在离小令村有五华里路的半山腰里的半岭村，正月初几，我母亲烧好点心，让我和姐姐一起送给半岭村的大祖母，以表孝心。我姐弟俩当然不违母命就送去了。送至大祖母家，大祖母将我母亲送去的豆腐丸加猪脚盾放进锅里。炖好后，再加些其它的食物煮了两碗让我姐弟俩吃。我们不懂事，其它都吃，猪脚盾没煮很熟的，咬不动，姐弟俩一边商量着，一边拿出手绢儿，将猪脚盾包起来带回家里，打算多煮煮再吃。没想到母亲知道后狠狠骂了我姐弟俩，说我们不懂规矩，猪脚盾是放碗里装着看的，不能吃，何况还包裹着带回家，不是成了大笑话吗？”这件事令他记忆深刻。

丽水人民医院儿科林建军先生对我说：“困难时期，青田人待客，粉干面条下面放猪脚盾招待客人，客人是不能吃的，留给后面的客人。”我表弟小时候不懂，有次走亲戚，吃完粉干后肚子已饱了，看到还有猪脚盾，剩下来怕难为情，只好都把它吃了，回家路上肚子胀痛难受，到家告知母亲，反而被母亲责怪，说不懂事，也难怪，那时还只有七八岁。

“配菜”同样反映了日子很苦，因为基本都是青菜、腌菜、菜干，很少有肉鱼。偶尔有点肉，也不能一餐配完，把肥肉切成薄片，铺在菜干上面，而且碗中间高高的，显示肉满满的一碗。其实，肉只能看看，都是夹下面的菜干下饭的。碰到请老师做木或做箴时，主人都会客气地叫老师：老师，那当中生油的夹点尝尝。老师当然也不会像饿了饭一样拼命吃，全部夹肉配，也是很记情地夹一两下，徒弟就没胆夹肉配了。好多人，一碗菜干上面的几片肉，非得放十来天是不吃的，有时肉都“长白花”了，才蒸蒸热依依不舍把它吃掉，因不知要过多久才再有肉吃呢！

过去是很少有水果买卖的，小时候，我几个童子佬一起去偷水果。偷柚子，一些人放哨看人，一些人用一头尖竹杆到柚子树下戳柚子，往上一戳，戳中了，把竹杆一转，偷来了，慌慌张张拿到偏僻处剥掉吃，其实还未熟，只有点酸味，但很有味道。还有偷来不熟的桃、李，就把桃、李放到门逢里夹碎吃，用一只手拿着，另一只手把门一拉，桃、李被夹裂开，吃起来松口一点。不求有多甜，进口囫圇吞。

山上野果很多。春天有有种吃食叫贡贡，有小树上的贡贡，有蔓藤贡贡，都很好吃。有种小贡贡，叫“亚能贡贡”，说吃了会哑巴的，其实谁也没试过与见过，只是不敢吃。夏天有山里横（山钟），秋冬有乌饭、

石玲。还有藤李、铜半、山桔、必泻、山茶片、山茶桃、桑叶枣、山里红、刺彭子、章猛孙孙等等。一到山上，看到这些野果，摘来就吃，美味可口，随意采也不算偷，放心吃。特别是夏天吃山钟，吃得满口紫，嘴也不敢张开。

过去，没听说过三高，只有三低；过去，想肉吃没肉吃。而现在，肉食随时有，就是因身体原因不能吃，也不想吃了。

这真是：想吃之时没得吃，有吃之时不能吃。

(八) 灯

无论哪种灯，都是为夜晚照明用的，我儿时见过的灯很有趣。

火篾灯：晚上外出走路照明，火篾是老师做篾（制作箩、箬、簸箕、菜篮等）剩下无用的竹篾，晒干用来晚上走路或推猪、照泥鳅。去外村看戏或看电影回来的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大家拿着火篾灯，一路火光一路人，说说笑笑回家门。

手电筒：当时很少有人花几块钱，买一盏手电筒（灯），太值得炫耀了，手指一按开关，亮了。通常两节任（土话电池讲电任），还有三节、四节、五节任的。五节任，更值得炫耀得很。早年有少数人晚上到竹林里打鸟，一人用电筒照住鸟，另一人用“土火掘”，也就是土枪，把鸟打下来烧起吃，有“部公”、“黄头姜”等，所以当时鸟看到人很害怕，远离人群。还有文革中的打办人员，晚上腰间挂着公家发的电筒，在路上打击与追赶投机倒把分子。

菜油灯：小时候见过，不多。菜油灯包含三样东西：一种是用瓷或铁盛菜油点灯的灯盏巴，还有菜油和灯芯。灯盏巴何来不知，也未考究，形圆且浅坡凹，大十公分许，高二三分。倒进菜油，放进灯芯，灯芯一头浸在油里，一头露出盏沿，点上火，就可照明，灯芯时点时往上移，点完再换。灯盏糕，其制具就是灯盏巴移植来的。

蜡烛灯：有红白蜡烛，红蜡烛用来送洞房、拜佛、做祭神等。白蜡烛偶尔用来照明，特别是后来停电，点个蜡烛灯，还用过充电应急灯。红蜡烛送洞房，要

在结婚当天亥时前，选两名父母双全孩童，各双手端一红烛灯，高高兴兴走进洞房，新郎新娘接过去放好，再分给孩童香烟糖果。祝福红红火火，百年好合。

洋油灯：用过的时间较长了，都用小玻璃瓶，最多就是小圆的红蓝墨水用完后，请小炉匠包上铁圈、把手、挂钩（挂栋柱、板障）、灯管，就可用了。到代销店买来洋油，倒在玻璃瓶里，灯管塞进一条棉纱，露出一点点管头，用自来火点上即亮。头上棉纱烧尽，再用笼芝杆往上戳一点上来。小时候，躺在床上，看着洋油灯，眼珠转动，时而单影，时而双影，觉得好奇。

风罩灯：凹凸多变的玻璃圆柱，灯型豪华，一般家庭没有，工作单位才有。不能自制，县百货大楼才有买。下体三段，一灯头，灯管扁，灯芯也是买的，灯头口有个灯嘴，像海豚嘴，中间有条缝，灯光从缝中喷出。灯头周边有几根S形竖铁片，扣灯罩，还有上升灯芯的转把，要亮一点，往前转一点，暗一点，往后转一点。二油瓶，装洋油。三底座，下大上小，与油瓶连接处就像女人的蜂腰，人们端风罩灯，都紧握此处。上体就是玻璃灯罩，中最大，下次之，上最小。插在灯头上，有怕灯罩掉，用一个细圆两弹簧铁丝扣住。灯罩点久了，有煤烟。简单清洗，一手挡住小口，嘴对灯罩呵几口气，再用纸在里面擦一下即可。清洗就用肥皂与水了。风罩灯光亮白一点，洋油灯混浊些。

回灯（书名马灯）：可以避风雨的野外用灯，少见。铅皮与铅丝条制，中部有一玻璃罩，下底座连放油，灯头与风罩灯相似，上出气口与活动的半圆提把，也可挂。现在在一些店门口偶尔看到，装饰用，也算不老文物了。

煤汽灯：农村做戏、开会、或办喜事用，做戏用最多。煤汽灯有两种，一种叫汽灯，一种叫牛心灯。汽灯型与回灯相似，下底座装油，中玻璃罩，里有一往下挂的纱罩，上出气与挂手。牛心灯，下玻璃罩，像牛心，故叫牛心灯，中一圆管的油箱，上挂手。牛心灯下无阴影，汽灯下有阴影。两种灯，均用洋油，点火后要打气，只到亮白为止，中途暗了，还要加气，直到戏做结束，灯光才完成任务。

灯，人类生命一半的光明，功不可没。现用电灯的发明者更加伟大。

附：

在没有自来火之前，农村用火刀，铁制的，小时候在老家看过。长辈说，把草纸卷起来，叫纸煤头，与老鸦岩捏在一起，再用火刀敲老鸦岩，老鸦岩会冒出火星，燃着纸煤头，再用嘴一呼一呼吹，纸煤头就起火了，用来点火点灯。

(九) 怀念我的外婆

青田有个俚语：吃爽往丈母，嬉爽外婆家。

我外婆家就在青田石溪溪口。所谓溪口，就是在什么溪的口头。瓯江沿岸有个悬崖，悬崖上有个回旋角，上面积沙一片，分外柔软。

据说，外婆老家的用词讲究“女士优先”。人们口中只有外婆家，没有外公家，只有母校，没有父校。

我外公叫郭一青，外婆叫叶碎奶。早前，他们家住在苦之山的山顶上。从马寮到苦之山有一条之字形山路。他们在那里没住多久，便搬到溪口。房舍就在溪口小学对面的旧屋里。

在溪口小学里，教书的只有陈金民老师一个人，他还负责担任校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等。总之，他一人几乎负责所有工作。陈老师帅气儒雅，会教书，也会拉琴、唱歌、画画、写美术字等，多才多艺，令人十分羡慕钦佩。我经常听他的琴声歌声，的确美妙动听，犹如瓯江水，泽润溪口，更象风景画，丽秀山村。陈老师是我的偶像，非师亦如师也。

解放前，溪口小学是我外公的房子，解放后，我外公身为地主，家产被没收了。作为学校，这所房子培养出了千千万万祖国的花朵，为国家作出了贡献，这也算积德修行了。

在我最早的记忆里，不知外公是什么样的，只知道外婆，还听外婆说：“媯，你吃米糊时，你外公是一口一口喂你的。可是，喂了不久，你外公就去杭州